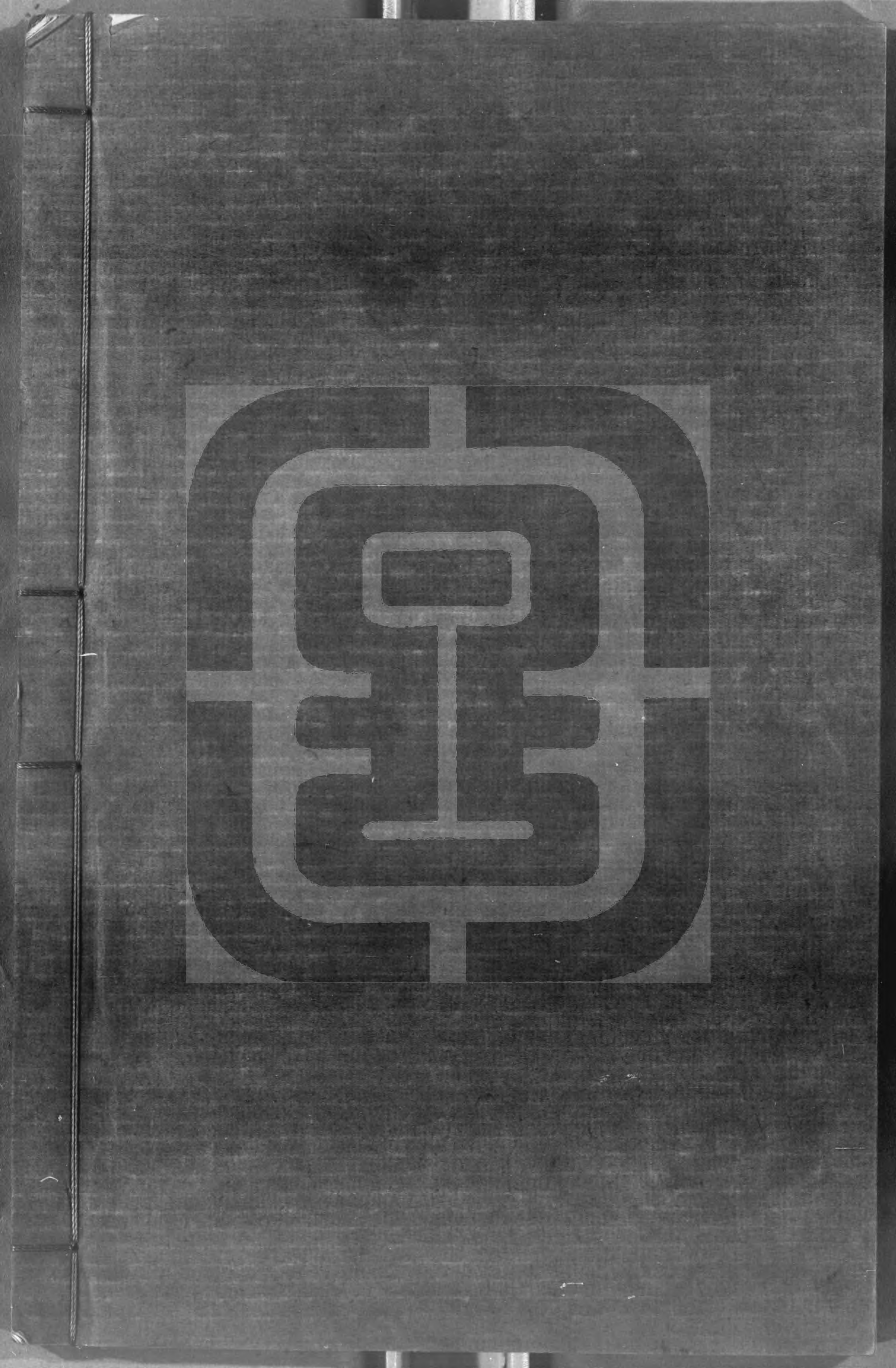


朝溪捫蝨先生新話目録

卷之一

經類

道在六經　歐陽公信經

王荆公三段　楊龜山三經義

孔子誅少卯正　東坡尚書傳

沈存中筆説　舒州教官言易

林元齡説易　朱先生易圖

禮記蒲盧　蒲盧蒲葦

中庸非全書　毛詩三百篇

文淵閣四庫全書

逸詩不教讀
鄭康成箋毛詩
論語自有譬喻
孟子難讀
孟子文字巧妙

卷之二

史類

左氏載楚右尹子革語
左氏傳
司馬遷淺陋
史記不載
唐史稱房
唐史有相反

卷之三

子類

莊子寓言無實
楊子法言太元
蘇子由解老子
楊雄不知性與心
韓退之謂荀楊未純

卷之四

讀書類

前輩讀書
讀書進益
讀書出人
古人賣書

解義類
中流失船
治大國若烹小鮮
卷之五
文章類
文章首尾相應
文章有宗主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錯綜
文章貴於精工
文章由人所見
爲文
文章意同
作文立意
作文使事之難
古人用事
觀人文章
晉唐無文章
韓文公論佛骨
卷之六
文才類
唐宗文章三變
滕王閣序
東坡作文用事
歐文多擬韓作
歐蘇之文
蘇黃文妙一世
蘇明允下女媧論
東坡文妙一世
蘇子由文
東坡議論
秦少游文
萬安橋記
陳表民葉嘉論
蕭徐文選文粹

卷之七

詩類

陶杜韓詩
江文通古詩
杜詩高妙
子美贈花卿詩
符讀書城南
劉道原攻其過
詩語雄傑
歐公詩

詩話天成
和陶詩
杜詩可出題目
韓退之詩
嘲富兒
周林鶴詩
歐蘇楊比肩韓孟
歐公古詩

卷之八

詩類

山谷言詩
東坡山谷詩

山谷論淵明

東坡文與可
東坡詩用事
梅聖俞河豚詩
陳簡齋詩
林子山詩
東坡論盧仝馬異杜默詩

東坡西湖詩
呂居仁絕詩
王荊公詩精巧
畢狀元詩
王荊公論四家詩

詩有優劣　兩句優劣
詩有格　冷齋夜話
僧病可瘦權詩太清
卷之九
詩類
文有詩詩有文　用字有來處
李杜韓柳詩有優劣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
陳後山學文　歐公變文不能變詩
詩詞類

唐末詩體卑陋　文體爲詩四六
東坡木蘭詞　王元澤詞
畫工善體詩意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右軍東坡字　歐蔡論硯書皆不同
前代牌額碑石
識類
識緯害經　東坡詩識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讖受籙
卷之十
聖賢類

夷尹下惠孔
伯夷下惠孟子文仲
孔顏孟之辨
孔曾之說
孟賈不及孔子
異端類
楊墨許行西晉餘習
儒釋類
儒釋迭爲盛衰
儒釋道裕深信道家之說
老氏類
唐武宗李德裕深信道家之說
佛氏類
佛氏類
學佛不知孔
佛家悞入
讀楞嚴經語
卷之十一
佛氏類
楊公佛印語
李翺學佛
李翺問藥山
韓文公參大顛
黃山谷五觀
天堂地獄
退之闢佛老
神仙類
王烈遇石髓
韓退之服硫黃

學校類
崇觀太學之弊　陳東歐陽徽黃作瞻淵
用人類
堯試鯀爲舜設天章邮燈
設官類
國朝始置通判韓文公憂大頭
立法類
荆公新法新經
人才類
荆公免役法
人才有長短
西門豹宋均優劣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人事類
竇灌田蚡罵坐
鍾會煆王徽之觀竹
東坡行腳
徐邈中聖人
士大夫不可俗
漢楚得失之機
功過類
柳子厚功過
劉道原自攻其過
吳處厚論相法
見識類

孔子登東山
周公晉惠帝語
淵明不見郵督
北不識梅南不識雪
天下無定語
周公處人臣之變
段大尉用司
農
東坡收秦黃
朋黨類
歐公收東坡
牛僧孺李德裕
忠義類
張公許遠劉公守城
女妓侫類
李林甫
女子小人
人趨炎附勢
卷之十四
明皇
人倫類
阮籍
王韶
風鑒類
僧文曉相法
諸殺類
吳處厚相法
鮑永誅彭豐

夢寐類
　記夢　孔子夢周公
變化類
　宋齊丘食化
卷之十五
死生類
　房妻張蘇知前身
　東坡死生不能障蔽
鬼神類
鵝鬼鬼鬼
花木類
南北花木
蟲魚類
　王荊公誤用子魚
山川類
　司馬遷班
古跡類
　姑蘇遺跡
拾遺類
龍虎豪傑
　子美滄浪亭

東坡言靜
酒樓主人
孟嘉李白酒趣
朝溪先生捫虱蝨新話目録

經類 凡二十五
前話 一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能嘗窺窅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瘁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

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元病革而易簀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致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令世脫空謾語者云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前話　歐陽公信經廢傳　二

歐陽公議論然嘗恨其信經太予愛歐陽公學術議論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位而趙盾許止其真弑圖洛書中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趙盾許止其真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符爲真符矣乎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武王即位三十一年武王八十三即位九十三而終安得十一年始伐紂而復經云十三

年乎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踈沒然或當時師傳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云宗河載與秦八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爲此孔子爲姜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意說哉歐公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旻天有成命書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執文害理信經廢傳之過

前　王荊公說新經穿鑿　三

李長吉嘗語予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荊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十大弟子各說第

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
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
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
說末論成湯帝堯且論昔在在昔諸所穿
鑿類皆如此予竊不敢

後 王荊公新法新經

王荊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二
蘇頗有論列荊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
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真有爲而
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語解又矯枉過直而
奪之至予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盡廢故
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
其作東坡墓誌載坡論役法一事似是後
來飾洗荊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
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者曾布也其
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至今行之民
以爲便何終始不可之有予觀荊公要是
一世異人荊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
語簡而意陳嘗自以平生精力盡於此書
然至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

書非獨不喜新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淳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誤已醜王石恐俱焚公爲力別否元祐諸公惟此一人議論稍自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前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冗土則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諸經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無作即心意識法華經云但念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者孟而從之搔手能搔蚤所搔將何以能入爲柯所入爲柯所追所追者正能追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住無滅於此證中無能者所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論此因

擧古尊宿陳睦州常與一士人對話其人
盛稱字學睦州乃於空中點云還識這箇
麽其人罔措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
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
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得這箇否
客人罔措

後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卞以譏正王氏當矣
然不作可也

後楊龜山三經義 六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七

少正卯之誅不見於春秋或者以爲非卿
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正以道不行
故用空言以寄之貶耳若少正卯三諜則
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
何用哉使二百四十年事事如此春秋雖
不作可也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前東坡尚書傳 八

予居永嘉嘗與陳元智共論蘇東坡書傳
至顧命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
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歎

訝久之予曰唐臣溫乾元二年用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同門下省上元初知同中書門三品當賜門戟或勸溫以凶服受告賜不宜溫釋哀拜賜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非且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且見先儒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大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卧念及此不覺拊髀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前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九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亦非可以

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予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則止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止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以其語戲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撫掌乎

余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嘗與教官同候太守坐閒守問教官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教授荅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如何是陰陽不測之謂神荅曰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守甚喜其書慶長對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名字慶長亦自能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

其不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筭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後 林元齡說易 十一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者以易卜而善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亦奇數也揚雄作太元遂有蹄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大抵易之爲書無所不有或以歷數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前 朱先生易圖 十二

朱先生易圖有伏犧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犧圖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

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
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
東南也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
曰此說周易也寻以爲不然夫八卦自是
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犧文王之異
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
氣爲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
火不相射爲離與坎對遂別之爲伏羲卦
圖則離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
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
子卦圖乎寻不取其說

前　禮記蒲盧　十三

鄭氏禮記以蒲蘆爲蜾蠃謂土蜂也沈存
中曰不然蒲蘆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
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蘆也蓋
蒲葦之爲物不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

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蜾蠃蒲蘆郭璞云即細腰蜂也以爾雅鄭氏爲正然予觀遯齋閒覽又以螺蠃蠙蠃蒲蘆爲三種嘫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蘆不知遯齋何所據而言此西陽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蠙蠃蓋好窠於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即遯翁所謂蒲蘆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蠙蠃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但書呼爲蠙蠃云

後　蒲蘆蒲蓴

沈存中說蒲蘆爲蒲蓴予嘗卞其非是近讀陸氏爾雅細腰曰蒲蘆且引中庸政猶蒲蘆之語謂蒲蘆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蜾蠃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蘆取諸蒲善浮詩所謂不流束蒲

者也其說以匏瓠壺蘆蒲蘆爲一類故在
釋草部中又爾雅又云蝶蠃蒲蘆細腰壺
之有蘆者也係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
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敏
樹
植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蝶蠃蒲蘆
之義

中庸非全書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
非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

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
論成王周公達孝遂附於此當時雖爲之
解然非成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
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
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
斥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曰其甚易如此
耳弟子因而記孔子所謂示諸斯者是指

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如示諸掌無乃非其義乎仲尼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前　毛詩三百篇皆被弦歌　十六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其言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鵲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以歌乎詩古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豳風兼雅頌之聲固自不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帝大風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之操蓋以始語名之耳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知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德素蘇夔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

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前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十七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而去之者即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須臾去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理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發也今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之矣唐棣之詩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作詩者言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而不相好乎此尤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正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去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書傳所載逸詩

亦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歸
卦者獨見全篇云治治流水流于其淇兮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跪
隨坎軻何辜兮離厥咎茨予觀是詩始言淇
水有似乎竹竿次言離厥咎茨有似乎墻有
茨則知逸詩之言離厥咎茨者嘗疑古詩
不純故不見取於夫子耳或者嘗疑古詩
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
刪詩安能十去九予以論語及衛女之詩
考之則孔子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
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後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十八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曰南陔
白華華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
其三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
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
也故其詩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
應中間有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能獨
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于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又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
此六笙詩獨亡周舍商份曰不然所謂亡
其辭者亡讀爲無無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
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
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
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毛氏云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
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此亦非也管
與笙一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
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
帝養老亦取而歌焉明帝去孔子刪詩之
世未遠必得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蓋未
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又
有貍首騶虞駉二詩禮記時義諸侯以貍首
爲節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擧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此爲貍首之
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歌騶虞駉王

或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毎庸歸文頴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則必謂份之言蓋得之鄭樵樵慱聞士也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後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十九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騋牝三千則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廓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羙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爲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棫樸云六師及之則以爲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一

一韋合也康成蓋長於禮學以禮而言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揭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亦之曰只如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耳予謂周詩之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嶽峻豈能極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要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實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簣當偃谷竹遺坡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前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十二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此兩語正是古語其下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之者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爾弟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

連四科而爲說亦可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四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至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又是一章文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爲一章若然則柴也愚參也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蕢丈人處併而爲一也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後論語有譬喻之言　二十一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識然者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對顏淵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

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難饒益原憲不厭糟糠還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此其語本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謂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耳又論語所謂則將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倀倀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歟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所謂相者如此今學者皆指爲輔相之相則亦誤也

後道人說論語

林邦翰爲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

而不綱弋不射宿頗有理予願聞之邾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聖人豈徒爲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前　孟子難讀　二十三

孟子之書有言而可爲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如此學者遂立說以斤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後　孟子莊暴二章　二十四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

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於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也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與百姓同樂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也鼓樂興田獵所以爲實陽開而陰塞之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或曰若以爲悅樂之樂則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王嘗曰吾何修可柳子厚於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令樂循古樂之說

曰吾以孟子爲知樂乃亦承襲之誤耶

前　孟子文字最爲巧妙

文章鋪序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鈎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斷乃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録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所漫無際而渾浩回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以干秦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知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知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伏傾洞洶湧而觀者竦然蓋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耶

新刊朝溪先生增刪蟲蝕新話卷之一 終

新刊朝溪先生增刪蟲蝕新話卷之二

史類 凡六條

前 左氏載林楚右尹子革語 二十六

予讀左氏右尹子革與王言如響祈父語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乃誦祈招之詩嘗戲謂子革固善諫矣然使劉瞰聞之則子革不免爲弒君劉瞰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

解釋乃止今子革乃曰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子革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
失笑也以吾觀之劉暾之言正似兒戲而
史臣乃載之以爲鯁直何耶郭璋截君角附

後　左氏傳會論語　二十七

左氏傳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左氏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其
由也歟左氏曰小邾繹以句繹來奔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傳會之言不足
取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曰裨諶
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爲草野之草且其所
叙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爲正

前　司馬遷淺陋　二十八

論語本無異義然後世頗有因其言而失
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叩馬而諫
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
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
事是因孔子有予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
之說而妄意云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

人淺陋不學踈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卞證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故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爲信必犯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本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者孟子猶然況太史公乎論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裨諶謀於野則獲其後楊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曰君子不器楊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三十四字刪去

後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二十九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憫怨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沈同問答事同此伐燕乃湣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湣王三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六年燕與秦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湣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王時事孟子遊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緣何誤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紀軻所言焉耳意其以此故誤耶

後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位者得以藉口也爲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未嘗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功皐陶之功在於明刑后稷之功在於典樂伊尹以伐夏救民爲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亦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丙魏又非無功豈房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且爲相與用兵異故子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二人也既曰元齡善謀如晦能斷矣又曰求其所以致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蹟乎若夫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不聞施設將與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筲之徒何足筭者也而猥以藉口曰輔相綱維藏諸用不知其誰欺乎

後 唐史贊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知高宗之昧

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韋安石在昏上側臣間不容一引手揕奸邪之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無益而以魏韋爲鄙至贊韋處厚則又謂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此相反孤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志心且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蓋鄙魏韋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乎此是則彼非不知史臣之意何在

新刊朝溪先生捫虱新話卷之二　六

子類　凡五條

後　莊子寓言無實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美矣未盡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僝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爲

不然雄之言蓋出於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隱逃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足以稱焉太史公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不然雄之陋則有自矣予觀莊子言堯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伯善卷萬戶之農又言堯之師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此其人名字與子虛士是烏有何異哉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無其實不可信

後　楊雄不知性與心　三十三

楊雄不獨不知性亦自不知心雄謂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

照者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當知虛空生汝心內況諸世界在虛空耶周之言正與此語合

後　楊子法言多致意於眞僞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輟爲政者核其眞僞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鴞之不可傳翮也字仲尼者此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鷙翰巫步多禹而醫酉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意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元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目睫之論也

後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純以予觀之愈亦恐未免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于墨氏矣原道鄙莊周之棓斗

折衷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亦
愈之未純也方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
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後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三十六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亦時用其
語當耳先看佛書知其指趣故時時參用
耳其與筠僧道全語自謂得之儒書此□
也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出千古而
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又
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此詩春
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
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此三書
言古今之迹自是不及以此故屢曾列定
屢質之子瞻晚年多得子瞻一言方肯自
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
事不從葱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
安知此書之妙

新刊朝溪先生增點蟲新話卷之三終

新刊朝溪先生增補新話卷之四

讀書類 凡四條

前話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三十七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闕二人皆欲得之且皆有薦援也蔡莫適所與即謂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內一者年者應聲朗念如注水瓶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類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臧裂艾慎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

不能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其屈曲聱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試侍讀侍講矣團坐大笑

前話　讀書須知出入法　三十八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不惟知出知入乃盡讀書之法也

前話　讀書記牢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記牢記牢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誦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前　古人讀書滅裂　四十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士會也而古

令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能定其高下乎劉琨詩云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邪法言曰昔者顏回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攷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睎之有其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便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解義類附凡二條

後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四十一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瓠有苦葉叔向曰苦瓠不材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之江湖瓠之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遯翁說壺如環非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四十二

吳世英嘗語予治大國若烹小鮮是有二義蓋自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刻薄者言之則曰當加鹹酸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刑名慘刻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

文章類　凡三十條

後話　文章必有宗主　四十三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猶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修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文章簡而有法而

已不以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公平日與師魯厚善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為誚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欲自圖蜀拒荅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過軍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召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着也今歐陽公言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宋先達甚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留一着乎不然蒲廬婆何其髮短而心甚長耶

後作文章貴首尾相應 四十四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

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前話　文章貴錯綜　四十五

楚詞以吉日對良辰以蕙殽烝對蘭藉桂酒沈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且以爲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令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石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今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教之予乃令知古人

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前　文章奪胎換骨　四十六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斤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世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美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激電震雷雨雹忽止闃然收斂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故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欻然車蓋凝臚未瞬瀰漫湛霽驚雷出火喬木麋碎殷地墊空萬夫皆廢雷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堁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

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三隅矣

前　文章由人所見　四十七

文章似無定論殆見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見屢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精金璞玉亦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噫然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鍛月鍊至謂吟安一箇字撚折數莖鬚者其用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謂畫也

文章傳遠貴於精工　四十八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每草就上淨訖即粘掛齋壁臥興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

不留一字者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肱知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真可傳者皆不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鍛月鍊以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棊語笑喧譁而不妨熟思以小方牋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項刻之際成數千言以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是大手

歐公豈不能與人鬬捷哉殆不欲苟作云耳予每見同舍臨摹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草牽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心雖不肯然知其戲亦卒無以應予遂皆唉而罷

前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四十九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

死奔馬之下令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
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
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
衆圍團坐弩目看世尊羅什即云瞻仰尊
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即此可
以見才之長短

前　爲文妙在掩仰頓拙　五十

予因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
能掩抑頓挫令人讀之灑灑不倦韓退之
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
帶天地遠濶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
鳳凰蹲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
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翺書並用其法云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食無所得養
生之具無所有宜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
歸托乎捨之入京不可也足下將安爲我謀乎此一事耳足下
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
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

奔走侯公卿間開口議論其能有以合乎又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議道義者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而相愛不相忘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汚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畧如此觀其筆力覆却頓挫文理粲然與頡師琴聲何異

作文須題外立意 五十二

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自窘束東坡嘗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紐也予亦嘗有和人詩云鮫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要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爲得公意但不知古人多少

前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小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後　古人多假借用字　五十一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録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觀過斯知仁矣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并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之仁果何謂乎

前　觀人文章　五十三

文章雖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着鞾機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皐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後　晉唐國朝之文　五十四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一篇而已

唐無文章惟韓退之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前　唐宋文章皆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文章三變末流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自立門戶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

前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　五十六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之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教西晉以上不許髡髮

前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之言禁主庸臣佞政事衍其辭耳今之與尼州以年代不

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稱成之廟名爲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能忌也使愈當此時廢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後東坡作文用事 五十七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皐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新刊朝溪先生捫蝨新話五卷終

新刊朝溪先生捫蝨新話卷之六

文才類

後話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五十七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絶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公集古録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

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前話　歐蘇之文　五十八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晝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叙富貴坡語工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口那能至是

前話　歐文多擬韓作　五十九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輒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蒙似送孟東野序吊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効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槩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窘強僻澁氣象絶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墻數仞樵

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後 蘇明允下姦論 六十

下姦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王荊公時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曾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會張安道亦爲荊公所擬明允遂作下姦論一篇以荊公比王衍盧杞窓憲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

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於南京請爲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於其言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 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於荊公然輕薄子猶摘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下足以行其言瑰偉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絶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以爲比之 足此又誣公矣可以發一笑

前 蘇黃文妙一世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但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蘇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綉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詞檀弓俱在不知當如何讀曲折處當復何如蘇黃之作又復何如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知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在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時田況知成都方兩蜀荒歉人民流離況纔度劍門即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爲批荅云纔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邊帥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即塗乘

復爲批荅曰當俟蕭蕭之後爰堪靡靡之
行又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御史滿百日
不言罷爲外官平上書乘滿百日而未嘗
一言衆以爲有待而發也一日聞其入劄
咸共傾耳意其必論大事乃彈御膳中有
髮其辭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
又楊安國者爲侍講之論語至一簞食一
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
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東脩以
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啟曰官家孔子教人
也須要錢上大哂之山林之士望輸菟經
莚與夫烏府栢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
上意其文章議論非復人間常語然傳於
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林下之一噱
而已方知伏櫪侍郎杖杜宰相與華省名
郎錯判芳洲杜若者信有之矣吾爲乘等
援唐人之繆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
懷賴古多此賢假令乘等而在聞吾此語
亦當一笑

前東坡文字妙一世

山谷論東坡文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忤其遊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摩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蓋其自序如此又嘗自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踈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咨此語蓋實録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出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强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象犀爾來輒自悟嗇氣下暖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類是不能拘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生慎勿襲其軌或當如魯直所言耳然余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峨嵋眠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瞋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濶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

君者自王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事在

前　蘇子由文　六十三

蘇子由著歷代命以牛僧孺李德裕俱爲一代之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乎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於挽辭曰量書廢興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後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六十四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尚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土無成數無定位無專氣故不特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前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六十五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遊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予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以

比坡當不覺望洋而嘆也然亦自成一家

前 蔡君謨萬安橋記 六十六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剩却八字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此八字爲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加綦□□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得無多費金乎衆爲一笑

後 陳表民葉嘉傳 六十七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中

江見朱漕說坡集和賀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濕西湖兩之句人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予嘗恨荆公東坡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有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瑶柱傳他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雖歐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家子孫之過故無劉李之識折其故何也豈一時門生後 蕭統姚鉉文選文粹之陋 六十八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恩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

體也而姚鉉所編文粹乃録銘於前而於
題下注云并壽州刺史表録表於銘後以
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王曰
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
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咲之

新刊朝溪先生捫蝨新話卷之六

詩類

前話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六十九

文章以氣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
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又有味
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
韻而已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耳然自
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
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
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

是未窺古人妙斲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亞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鸂鶒對浮沉便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鵲鵲遠村人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當與豳詩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誦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與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溜雨數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後陶杜二公詩話天成 七十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偃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後　江文通擬古詩

擬古詩難於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顏淵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秉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韓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鑄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七十二

山谷常謂白樂天柳子厚俱効陶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眞

後　杜詩高妙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後人詩乃諸□□□□詩有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人□□□□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詩全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不謂游心□□□合氣於漢之義

前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七十四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七十五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為歌妓者多矣按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畧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花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意子美所謂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前　韓退之詩　七十六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似若褒借而意實微顯如圍碁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欲斂之道且欲冠其巔勸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故作謝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於華山女詩乃獨假借來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

後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七十七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兒能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少長猶稍長也

後　韓退之嘲冨兒　七十八

韓退之誚京師冨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

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又嘗有詩云銀燭未燒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後周朴杜荀鶴詩 七十九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於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於世然今市肆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朴死巢兵不屈其節因見巢傳中予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爲之序異日當別加諟訪遺逸爲全集以傳于世

前宋太祖皇帝詩語雄傑 八十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下賜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

雄傑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滴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蘂嗅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此只是尋常說富貴語非萬乘天子體格蓋聞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在陛下亦不能用也蓋維翰愛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前　歐蘇梅比肩韓孟　八十一

韓退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此事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子美獨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清切閒淡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

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梅堯臣此又可笑

後　歐公詩倣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窺臺郎姑攜自滇池共傳滇池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陽遂每効其體作菱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其缺梁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聖神親手迹不爾孔穴誰彫窊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到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鑽鑿無瑕痕觀其立意固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若韓歌爲渾成爾公又有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

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晦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羣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鑽鑿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閒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於退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天欲鬪巧加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前　歐公元古詩　八十三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屋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於詩也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

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
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
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
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
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
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
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
奇也

後山谷言詩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
了須打諢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
打諢只難得切題可笑耳山谷蓋是讀秦
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
坡嘗有謝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薇花
試草尺書招贊普秦少章一見便曰如何
便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
鬧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注云時
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源復奏夏賊數十
萬人皆遁去故其詩云莫言弄墨數行書

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乃知坡詩意自有在

後　山谷論淵明詩　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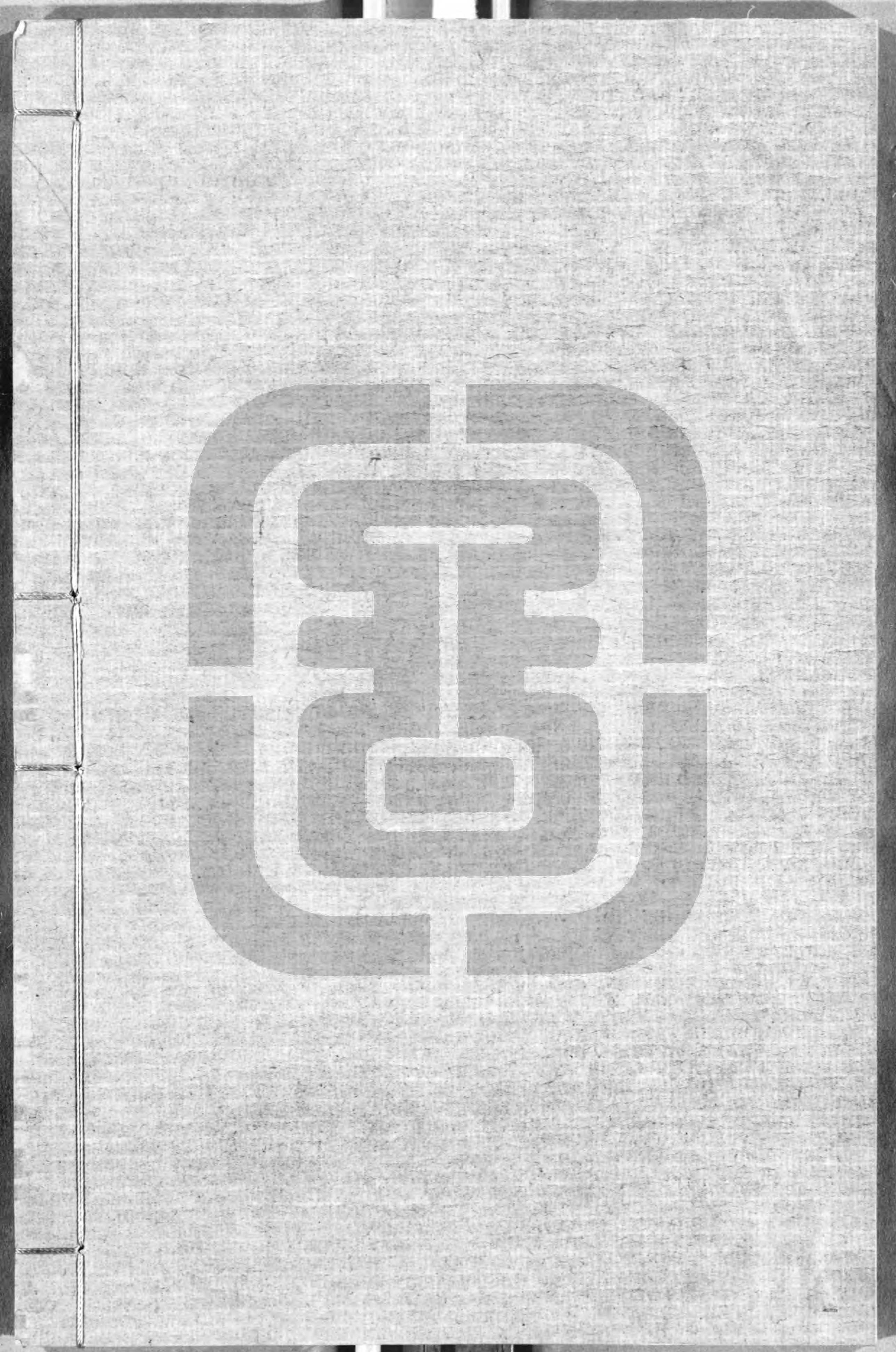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祥慈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也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用掛懷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是未能免俗何耶

前　東坡山谷詩可爲畫本　八十六

東坡詠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夾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間風光物彩來照映人顧揖不下也近讀山谷文字云適有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西抹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采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幅圖子也戲録於此將與好

事者以爲畫本

後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八十七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太甚令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豐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新刊朝溪先生增蟲新話卷之七